蘿摩亭札記

蘿藦亭札記卷六

徐鼒喬松年鈔撮

周公謹癸辛雜識謂孔子先名兵後去八名丘　此所謂兵乃古長字非兵戈之兵其字下从八不从六

焦仲卿妻姓劉見本詩序名蘭芝見本詩是合肥人見太平寰宇記

高則誠名明元至正乙酉三甲進士將仕郎處州路錄事曾書長興縣學宮碑

孔子途遇程子傾蓋而語贈以束帛程子名子華見袁山松郡國志所引寰宇記

寶石中有一種名碧亞玹音喜即元人所謂紅刺押忽也

十二支之寅讀如怡協恭同寅之寅乃讀如銀

赤壁賦巨口細鱗當是鱖魚　廣韻注鱖巨口細鱗山海經鱖巨口細鱗有斑采

夢溪筆談引諺曰汝州風許州葱老學菴筆記引諺曰濮州鐙按此三句當是一諺而兩書節取分載之

握槊之戲似後世之雙陸文苑英華有唐紹宗一賦又謂之長行皎然有歌格五之戲則今兒童用黑白棊子跳行以先至者勝或格五之遺意

登徒子名直戰國策

周伯琦近光集詩鐵刹標山影自注云上京西山樹鐵旛竿高數十丈以其下海中有龍作此鎮之　今琉璃河側有鐵竿倚橋而臥土人目爲王彥章鐵篙殆即鐵旛竿耳

北史儒林傳宗道暉任城王𢯱之道暉徐呼安偉安偉　此蓋呼痛之詞今北俗呼痛聲曰阿約南俗呼痛聲曰阿威蒼頡篇倄字訓曰痛而呼也此即今之阿約

古上梁文有兒郎偉之語此蓋彼時俗語兒郎者呼傭作之夫也偉者聲詞也北史宗道暉被鞭乃徐呼安偉安偉即此偉也有音而無義者今吳下尙有斯音

始皇本紀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此三皇之說差勝

經史子集謂之四部僧道文史亦謂之四部

元世謂所擄男女爲奴婢者曰驅口見輟耕錄及元典章

江西人作祠祀許眞君輙目爲萬壽宮不知其故元程鉅夫文集有洞陽萬壽宮記葢祀旌陽卽以祝帝壽想從此相沿遂爲旌陽祠專名矣

北方呼黑色爲青不知何故太平御覽四十五地部引隋區宇圖志云周太祖諱黑因改黑山爲青山則知北方以黑爲青當起於宇文之世

雲臺功臣之次第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岑彭馮異朱佑祭遵景丹葢延銚期耿純臧宮馬武劉隆十六人爲上列馬

成王梁陳俊杜茂傅俊堅鐔王霸任光李忠萬修邳彤劉植又益以王常李通竇融卓茂共十六人爲下列上列者功高下列者功薄王常李通竇融功亦高而非帝之故舊卓茂文臣故亦在下列司馬溫公通鑑序二十八將次第誤以一上一下連綴之是以列作鄧禹馬成吳漢王梁賈復陳俊耿弇杜茂寇恂傅俊岑彭堅鐔馮異王霸朱佑任光祭遵李忠景丹萬修蓋延邳彤銚期劉植耿純臧宮馬武劉隆蓋溫公之誤王常李通竇融卓茂不在二十八將之中故溫公去此四人而耿純四人又連名羣輔錄鄧禹吳漢賈復耿弇寇恂馮異岑彭祭遵邳彤耿純王霸臧宮景丹杜茂朱佑劉隆馬成王梁銚期蓋延馬武劉植任光李忠萬

修陳俊傳俊堅鐔次第又不同後漢書列傳次第與所敘功臣次第亦異
番僧多不著袴外國婦人與苗疆婦人多不著袴中國人恒
笑之然今所著袴漢謂之褌周時固未有也經傳言衣服無
言袴者惟內則童子衣不帛襦袴此袴非今之袴古人以邪
幅纏脛上覆以裳裳如今婦人之裙裳在下而衣在上亦若
今婦人之衣必露其裙也若不著裳則著深衣深者長也其
長至足且古人之以邪幅纏脛當在寒時若暑必去此邪幅
故深衣謂短毋見膚若有今人之袴或纏其脛則云短毋見
脛足矣何用切而言之曰見膚乎急就篇漢人所作並列褌
袴為兩物顏注於袴則曰脛衣也於褌則曰合襠謂之褌蓋

本於劉熙釋名袴兩股各跨別也褌貫也貫兩脚上繫腰間也以此觀之則褌是今人所謂之衩袴是今人所謂之衩袴分著於兩股而不合襠俗名之日套袴者童子不須待以成人之禮不必著裳不必著深衣亦不必纏邪幅而又不可以倮故令著袴此即兩股各別之衩袴襦者短衫也即今汗衫之童子上身著短衫下身著兩股各別之袴蓋省約之意今童子之袴有制作開襠者亦其遺意禮記不涉不摳明乎摳則見體若衣之內尚有如今之所謂袴者則摳衣何傷乎國語紀龍漦事謂厲王令婦人不帷而譟之史記謂令婦人倮而譟之是不帷即倮帷者帷裳也又明乎不著裳即倮裳之內無褌也自上官后防閑宮人乃令著褌男

子亦漸著之而名之曰窮袴蓋有一襌便不必邪幅不必裳不必深衣誠便於貧人固宜謂爲窮袴矣說文袴字從糸度其初制亦是以布纏股故從糸其非今之袴益明孔叢子記陽由之妻毆陽由鄰人趨救妻不肯釋或發其裳乃得放是裳之內必倮而無袴也

或謂史記趙武藏於袴中疑春秋時已有合襠之襌余按嬰兒雖幺細恐難置於襌中勢不能容且將閉氣以死趙武之事不見三傳或是史公好奇之言即以置嬰兒於絝中言之此中字當是中間之義謂兩胯之間如趙朔之妻坐於一榻置兒於兩股之間覆之以裳固爲近理若今人

之袴實一嬰兒於其中則坐立皆不可其兒亦立斃矣史記之袴亦是兩胯各別之袴耳韓信出人胯下或作袴下即此義阮籍所謂犢鼻褌蓋合襠而極短者其長僅在膝上望之若犢鼻然

魏袁翻在湖議集參軍爲血羹不就袁曰取洛水必成時淸河王狢何義得爾袁曰可思湖目淸河末解退語主簿房叔道對曰藕能散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淸河歎服嘗疑其語未明了不得其解後人率稱蓮子爲湖目蓋本於此然以前載籍並無此名袁爲庾辭不關學問淸河何用歎服且與上文取洛水乃成亦復何涉蓄此疑者數十年頃見吳興陳錫

路所著黃嬭餘譚云湖目之目乃品目之目卽謂湖名也蓋湖名蓮子必多藕藕性散血故血羹不成必別取洛水乃可成也袁曰可思湖目謂可由湖名思之當自得其故此解確切不易古人謂得一義如得珍珠船信不虛耳　明人湘煙錄云洛水洛字恐誤疑當作湖如作湖則更不可通矣　陶氏本草注大官作蜭削藕皮落其中則不凝蜭是血羹也

漢書成帝時乘輿幄座張畫屛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指畫問班伯曰紂爲無道至於是乎對曰書云乃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也按此殆是畫作交合之狀故成帝歎其無道至此而班伯以爲不

至如是儀祇是相對宴樂尚不至目爲無道之尤而論者亦不必曲恕之也左傳皆踞轉而鼓琴疏踞謂坐其上也此是踞字之義謂畫紂據妲己身上若以蹲字解之則醉蹲妲己四字不成文理

參同契元武龜蛇蟠糾相扶以明牝牡意常相須龜蛇爲元武爾時已然矣

古天子諸侯女無公主之稱魏公叔爲相尚主令主辱己以開吳起此爲尚公主之始

公主之稱如淳謂天子不自主婚使公主之其說迂曲不情愚按優施呼里克妻爲主季康子呼公父文伯之母爲主則

主是婦人尊稱謂之公主者公子之意耳

董子曰中者天地之太極汲冢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此言太極無極之始

張茂先答何劭詩李善注引子思子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淸國家以寧都邑以成愚按此四句見於緇衣而善目爲子思子王伯厚漢藝文志考證云子思子二十三篇沈約謂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子思所作善語殆亦本於沈約矣先儒有謂緇衣是公孫尼子所作者

八比文中常用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寡韓詩外傳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荀子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

利害

仙字從山從人淮南王招大山小山之徒蓋山中隱逸之流近於仙矣故世以神仙屬之

袁枚謂周禮鄭注王於夏服大裘以祀天盛暑服裘爲不近情愚按服大裘以祀天是冬至非夏至也夏至祀地無服大裘之文袁誤矣袁蓋泥祀地與天同服一語此同服指衮冕而言豈必用裘

莊子齊物論謂齊衆物又齊衆論齊物二字不可斷讀

服事兩字見論語又見周禮地官司徒陸士衡詩作伏事

五祀白虎通謂門戶井竈中霤獨斷有行無井

竹書紀年太甲殺伊尹語近於誣然陸機豪士賦序即有此

語矣

霍去病爲票姚校尉師古注票頻妙反姚羊召切荀悅漢紀作票鷂是兩字皆當作仄讀杜詩用作平聲今相承皆讀平聲

周禮玉璂注讀如薄借綦之綦此所謂薄借卽草屨之不借也

庾子山哀江南賦曰聲超於繫表楊用修曰按晉春秋載立象以盡言非通乎象外者也繫辭以盡言非言乎繫表者也晉春秋已亡僅見類書所引愚按此解繫表良是但不知所謂類書是何書

左傳趙有側室曰穿側室乃庶子之稱漢文帝曰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正謂已身非謂其母也後世指妾爲側室非本義

內則妻將産居於側室則又一解亦非妾也

張平子同聲歌鞮芬以狄香楊升菴解鞮爲履言履之芬因用狄香熏之也狄香遠國之香

古無脂燭周禮閽人設門燎鄭注地燭也孔疏曰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矣

顏魯公湖州石柱記長興有謝文靖公墓　宋胡宿集中有知湖州日爲謝安置守冢表表中引吳興錄稱謝初葬建康梅山爲陳始興王叔陵所發裔孫夷吾爲長城令（即長興）遂遷

葬於長城　恩意長與之墓悉即是夷吾耳

家語世多目爲王肅僞造或謂古家語二十七卷藝文志今家語四十四篇漢人以一篇爲一卷以今校之多十七篇當是王肅竄入蓋眞僞半也或近之　藝文志家語二十七卷下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蓋師古已疑唐時行世之家語非古書

浙辯百金方是無錫人袁宮桂所著其人諸生也嗜酒自號酒民王惕甫芑孫言

李西涯或自署畏吾蓋京師西直門外村名本西域畏兀部落元太祖時來歸聚處於此以稱村焉蓋與回部相似今訛

不復知有此族矣　蕭希憲小雲石海涯皆畏兀人西涯則以居址相近而署號非畏兀人也

趙簡子殺竇犨晉語載犨侍簡子有盡規之語注曰晉大夫

論衡謂吳君高作越紐錄或卽越絕書

逸周書曰美男破老美女破舌舌是后字之譌越有后庸或作舌庸可証　秦策引荀息曰周書有之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則又非后義

先儒或謂古無牛耕如二五耦十千維耦耦而耕皆人耕也蜡祭迎貓迎虎而不報牛可見其無與於田功此說固近理但司馬牛字耕冉耕字伯牛則牛耕古亦有之矣

鎰國語二十四兩為鎰趙岐注孟子曰鎰二十兩鄭康成曰鎰三十兩凡三說

汪容甫曰後漢書鄧騭傳遭元二之災章懷太子注曰元二即元元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為小二字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章懷太子去宇文氏不遠如鼓是宇文所造章懷不容不知若知為宇文所造則不能以宇文之制證東漢之文是必在章懷時已目為姬周石鼓乃取以為證也愚按此說良允但尚書孔安國序通儒皆指為僞昭明太子已取入文選中是不悟其僞也焉知章懷非亦惑於其名耶

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蘇老泉作三子知聖人汙論誤以汙字連上由於誤讀趙岐注趙注曰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此注是兩句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爲一句汙下也爲一句老蘇并爲一句故誤

喬道元或作吳或作呑或作查前已言之今按藝文類聚亦引與天公牋而作晃道元是又訛作晃矣初學記所引隸於婢部類聚所引隸於貧部皆分錄節取一段其文不同均非全文也類聚目爲宋人與緯畧同其爲六朝之宋無疑其訛爲晃者必是由呑而作香由香而作昃昃與呑爲一氏又由昃而訛作晃愚定爲喬者據明版兩種與古香齋刻初學記

也或此人竟氏昚諴亦未敢定耳　昚炅炔皆音桂其原同出　太平御覽七百七十五引道元與天公箋而未著姓其文別是一段與初學記藝文類聚不同又六百九十三引劉諡之與天公箋

江南養蠶流俗謂蠶神有大姑二姑三姑輪值一年馮浩蠶神說載之馮意謂西陵氏爲先蠶但不可言姑或是苑窳婦人寓氏公主及馬頭娘爲三人而訛爲三姑耳

黃帝元妃嫘祖先沒祭爲祖道之神嫫母後沒乃爲方相之神

商芸小說載張良與商山四皓書能改齋漫錄引之此是隋

唐人擬作西漢詎有此種文體

新唐書崔湜傳湜執政時年三十八嘗暮出端門緩轡賦詩張說歎曰文與位固可致其年不可及湜此時年二十七故說歎羨之若三十八則猶可企也

婦人纏足始見於樂府雙行纏新羅繡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獨我知可憐然但言纏不言纖小且曰他人不言好其爲非弓彎可知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則是長六寸屨亦巨矣世傳弓彎始於李後主窈娘或不虛也花間集慢移弓底繡羅鞋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出倉頡篇

任昉許奪禮啟注引倉頡篇曰鋊炭所以銷鐵也

凡將篇有數語在茶經卷末

八桂出孫綽天台賦又張九齡詩分庭八桂樹

參拜字見戰國策　秦王欲見頓弱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

佛圖澄姓温　綠珠姓梁　見能改齋漫錄

如意古謂之爪杖初以搔癢其制甚小後世有鉱錄制與如意相類遂移如意之名於鉱錄鉱錄亦作骨朶　齊高祖賜明僧紹竹根如意梁武帝賜昭明太子木犀如意石崇王敦皆執鐵如意　拾遺記吳主見潘夫人圖象以琥珀如意撫案又孫和月下舞水精如意傷鄧夫人

蘇州城內舊有孔夫子巷載在邑志後人疑之改題爲孔副使巷愚按吳郡志載有孔聖坊則作孔夫子巷不爲無據必彼時此坊有孔廟耳

史記於司馬談司馬遷皆稱太史公談稱太史則遷之語也遷稱太史則後人稱之惟文選載報任少卿書稱太史公牛馬走爲不可曉遷無自署太史公之理故五臣注以太史公指談謂遷自言是其父之牛馬僕夫致書於人而自謙謂是父之下僕其事迂而不情余疑太史公三字乃後人題於篇首者牛馬走乃遷之自稱傳寫者誤連爲一致不可通理或近之

倚卓二字見緗素雜記不以椅棹爲是、
條脫或作條達初學記卷四引古詩繞臂雙條達
五道將軍見三國典略　崔季舒妻魘見長人巫曰是五道
將軍
陸雲與兄機書記曹公器物有剔齒纖此卽今所用剔齒之
牙籤
南子稱褦夫人見呂氏春秋
親戚二字古人皆以指骨肉同氣史記王子比干紂之親戚
又藺相如傳舍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王粲從軍詩
曰征夫懷親戚

陳篇謂今船人所用鐵貓或寫作錨皆無義理此字只當作矛而音轉耳兵三刃而旁出下垂者謂之厹矛今碇船之矛因三歧或四歧也

趙伯循即趙匡是啖助之弟子唐人見論語箋義

李善注博奕論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枚今棊局縱橫各十九道共三百六十一字以符周天之數今制實勝於古但不知何時加此二道藝文類聚載蔡洪圍棊賦三百雉羣是晉時猶未加也

太平御覽六十三白水下引莊子兩神女云云文選於此注

誤神字爲祖

滕王閣序紫電淸霜　三國典略蕭明□與王僧辯書凡諸部曲並使招攜赴投戎行前後雲集霜戈電戟無非武庫之兵龍淵犀甲悉是雲臺之杖丹鉛錄十一

史記韓生說項羽羽不從生譏羽爲沐猴羽烹之揚子法言以爲蔡生　武帝思李夫人方士爲致其形論衡以爲王夫人

古以漆書未必用硯然相傳孔子有硯廣有吾謝銅筆格硯曰煙磨青石已踐孔子之壇伍緝之從征記曰魯國孔廟中石硯一枚甚古朴劉禹錫硯詩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

豈天然李賀青花紫石研歌孔硯寬頑何足云王嵩䕃孔子硯賦旁垂積露中含偃波　高似孫緯略亦言孔硯

高麗國大路旁以土偶記里搏土爲人長而巨塗以采色諸相距里數於衣紋中㦤按此卽是中國之堠子羅隱堠子詩未能辭面黑秖是恨頭方又元遺山詩好箇路旁官堠子無言端坐看行人可見堠子是象人爲之中國廢此制而高麗尚用之耳

青龍白虎朱雀元武以配四方而中央無所取象河圖提劉緯以五帝分屬四方配以龍虎雀武而中央黃帝則屬以麒麟　禮稽命徵亦以麟與龍虎雀武分配五方麟爲土當從

之淮南子謂中央之獸爲黃龍不及緯書之說

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四君之稱梁玉繩曰孟嘗信陵以地稱春申平原是美名非地魯頌鄭箋曰嘗在薛之旁田嬰封薛田文或先食其旁邑孟乃其字故以爲號信陵封邑在陳留之寧陵韓子和非篇謂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君是春申平原但爲美名不繫於地

逸周書紌牛或作紈牛王伯厚曰紈與綠通

文選安陸王碑文注引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爲玉老蒲爲葦鼠無怪也今本無此語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今本無此語連珠注又引戰國策白骨疑象

宋人謝表內中謝二字葢是公共恒用之謝語不以文論故刪而不錄但注中謝二字於旁以著其概也但不知此等謝語是何詞何文選所載謝表五臣本亦有旁注中謝二字者李善本則作臣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十字謝平原內史讓吏部封侯

寗爲雞口毋爲牛後固以後爲後竅故韓王按劍而怒延篤戰國策音義曰口當爲尸後當爲從言寗爲雞之主不爲牛之從斯言固新而雅矣然不足以發韓王之怒也於情事不合

文選所載彈文三篇其云某郎主臣謹按者某郎主當斷句臣謹按別爲一句洪容齋以漢書陳平之主臣例之謂主臣

當漶讀愚不以爲然

亭長龔壽夜殺女子鬼訴而誅之漢書以爲王忳事謝承後漢書以爲交州刺史周敞事水經泿水注作何敞事其亭名謝承作鵲巢亭列異傳水經注作鵠奔亭文選任昉啟李善本作鴻奔亭范曄作鵠奔亭水經注又謂女子爲蘇施妻名始珠

漢地理志陳倉有黃帝孫舜妻盲冢祠盲乃育之訛竹書紀年沈約注育娥皇名大戴禮謂舜娶堯女謂之女匽

今本楚辭次序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辨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歎 九思 直齋書錄解題次序不同 離騷 九辨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游 卜居 漁父 招隱士淮南 招魂 九懷王褒 七諫東方 九歎劉向 哀時命嚴忌 惜誓賈 大招 九思 按王逸章句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辨中是古本九辨在九章之前無疑今本倒亂耳惟書錄解題以漢之招隱士哀時命九歎九懷七諫惜誓序於大招之前爲不可解

九歌九辨或以爲宋玉作焦竑侯斷以爲屈子自作大招或以爲屈子作或以爲景差作

大荒西經曰啟上三嬪於天得九辨九歌而下此與唐明皇

游月宮聞仙樂無異

浮於淮泗達於菏此是菏澤之菏說文菏引禹貢浮於淮泗達於菏許君所見固不誤今禹貢此句作河誤矣

五臣注選多臆造語喻巴蜀檄李周翰注曰周穆王令祭公謀父為威猛之詞責狄人之情此檄之始北山移文呂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采薪謂曰子終此乎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兩事皆無所本他類此尚多檄吳將校文劉良注侯成小吏亦無所據

竟安王行狀食邑加千戶語本明晰五臣誤作如千戶濟注

乃曰如干猶若干更可笑

宮鄰金虎王融曲水詩序宮鄰昭泰句下注引應劭漢官儀

比周者宮鄰金虎言小人與君爲鄰堅若金惡若虎

陳琳檄吳將校文利盡西海李注引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爲貪今國策作四海不若西海之爲

當葢傳寫訛西爲四

勃鞮一作履貂見史公報任少卿書李注

諸葛亮或稱葛亮司馬長卿或稱馬卿范雲請爲竟陵王立

碑表內稱司馬駿爲馬駿

風流風謂風尙也流謂流品也兩字相對六朝以爲士之格

自後世乃專以浮薄子弟爲風流蓋名士必是文人而文人漸多佻達其格日降所施遂異耳若風流而令行則風流而令行相對爲文非此風流

十二肖相見論衡物勢篇

傳嘏字蘭石此似今人別號

晏子曰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觀此則推侈大戲是人名記他書有作推移大犧者解謂桀之力足以舉牛斯誤矣

太平御覽引連山一百三十五禹妃下引歸藏七十八女媧氏下七十九黃帝下八十二敵下八十四穆王下一百七十七臺下四百七十二富下七百二十九筮下八百七貝下八百二十一 下八百四十粟下

初學記帷幕內引歸藏

冰井臺因冰室而作臺冰自在臺下而解者乃曰臺上有冰室豈情理乎劉休元詩寒㶊翔水曲㶊是草中蟲固可生於水旁特翔字小異注者泥於翔字乃目㶊以水鳥

史記晉世家重耳奔狄年四十三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亡

方言疑非楊子雲作以其稱嚴君平也

䆁條兩字見常袞謝福建團練觀察處置等使表

唐人目妻姊妹之夫爲姨夫見于邵上李尚書書于與李亞壻也而稱爲姨夫

汲冢書王會解荀叔不知是何人注謂成王弟丹鉛錄謂薛瓚注漢引汲郡古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黯與此不同

凌煙閣又名戢武閣見河間王碑段志元碑

男女起𨑳出淮南子汜論訓許愼注容齋續筆卷十

金翅鳥見符子晏子對齊景公曰有鳥焉名曰金翅

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詩注引說文曰出溺爲拯今說文無此語淮南齊俗訓子路撜溺高誘注撜舉也升出溺人也撜即拼之變文拼即拯也出溺爲拯見揚子方言

淮南八公名在文選謝脁和王著作詩注內　水經注泚水

一有淮南八公但列左吳王春傳生三人之名

肩吾出莊子凡三見一與古聖王並舉其二謂見孫叔敖接輿是兩肩吾也

宋制官著履不著鞾能改齋漫錄記政和之制

小說有謂明太監王振本是教官者史傳中無之初未知其何據後見明稗類鈔言亦如此而未注出於何書繼又見黎士宏 姚曾 仁恕堂筆記引黃溥古今錄謂永樂末取學官之考滿無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淨身許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乃知出處

宋宰相儀杖中有類牛頭者名犦槊是神之象謂其神能陰

護宰相見趙升朝野類要　按今達官有用龍頭者此之變
制耳
鳳尾諾者如今之花押作一諾字而其形如鳳尾如韋陟之
署陟字作五朵雲耳陸魯望乃以爲箋文必有褒異之詞且
疑爲織與綃大誤矣南齊江夏王年五歲學鳳尾諾下筆便
工惟只是押此一字故兒童能學
曹縣冉堌有冉子仲弓墓有冉氏五賢祠山東考古錄謂是
秦相魏冉墓非冉子也一統志則並列二墓冉氏有二博士
一在菏澤一在肥城冉堌但置奉祀生而未置博士蓋猶疑
之也魏冉封陶史記索隱謂是定陶徐廣云封於陰字誤作

陶王劭以定陶爲是卽以有魏冉墓爲證愚按曹縣卽定陶境故山東考古錄斷此墓爲魏冉然定陶彼時屬齊泰安能越境取以封冉冉又何能於罷相後越境以就封乎若謂是封於陰則他書又無可證水經注曰河水又南徑陶城西此陶城在蒲阪城北爲舜作陶之地距秦不遠魏冉所封當在於此而非定陶亦非陰字之訛不得因誤認定陶爲魏冉封邑更不得誤認仲弓之冢爲魏冉之冢也　又按水經注謂濟水徑魏冉墓前是亦指定陶之墓爲冉墓也惟水經注多顚倒錯亂前儒已言之此恐是河水之注誤置於濟水之注耳定陶如有兩墓其一是仲弓其一當是陶朱公也

羅屋亭札記卷七

徐崶喬松年

王銍默記載有王氏女自言得幸神宗生子泠青以綵抱肚爲驗趙槩包拯鞫得其奸詐狀並處死而元人百種曲乃有斷立太后之傳奇是雖借李宸妃而言且雜劇固亦戲語顧與孝肅所治王氏泠青之獄相戾爾

委巷小說嘗謂宋太祖以一棒取天下其言極鄙陋鐵圍山叢談天子講武以二物從一玉拳一鐵棒棒乃藝祖微時以至受命後所持鐵桿棒也然則委巷之語亦非非無因

伯宗有士曰畢陽伯宗旣死欒弗忌之難畢陽送其子伯州

犇於楚以免害畢陽之孫乃豫讓也祖孫皆以義烈著畢陽事見晉語

死智伯之難者尚有長兒子魚　楚之莊善懼而死義與陳不占相似而不占獨傳皆見新序

七賢過關圖乃張說張九齡李白李華王維鄭虔孟浩然以開元中冬雪後出藍田關游龍門寺鄭虔作圖

山居新語曰瀾瀾歹平章之次妻高麗人也平章亡後其前夫人之子拜馬朶兒赤欲以高麗爲妻高麗不許伯顏太師取上旨令其子妻之高麗逃去伯顏乃罪以故違聖旨送獄鞫問元世制固如此然但以待國人不以待漢人也

唐宋七夕設摩睺羅所謂水拍銀盤弄化生也見夢華錄元人雜劇中尙有此物今則無之貨郎擔頭摶土爲人以娛稚子若不倒翁亦其類耳　摩睺羅蓋取宜子之祥不倒翁則無所取義

唐猊甲以藥煮成細片如魚鱗見武備志

今世婦人上衣下帬旗籍婦人則深衣曳地而不帬按儀禮昏禮純衣賈疏云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裳彼注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連衣裳似卽今滿洲婦人之深衣矣愚按周禮內司服經文無皆不殊裳之語惟疏曰婦人之服不殊裳上下連

漢人賤贅壻不解何故嚴助傳歲比不登民賣爵贅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皆賣子與人名曰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是則贅者視如奴矣故賤之也

塐像焚香以事神葢古之所無張孚敬遂罷孔廟之像然愚意必塐像乃起人敬仰之心古雖無之可以義起至古人之制有不可施於後世者祭祀之尸也以立尸與塐像相較則寧塐像而不必立尸矣　周旅酬六尸但有男尸而不爲列妣作尸也若虞祭男爲男尸女爲女尸則女亦立尸但是婦喪則只此一尸別無男尸與之爲儷亦尚無所嫌耳

秦法棄灰於道棄市初但以爲懲惰耳張萱疑耀曰馬性畏

灰更長新出之灰馬駒踐之輙死仲夏之月毋燒灰鄭注謂傷火氣而是月王頒馬政則毋燒灰亦爲馬也是秦之禁棄灰其爲畜馬耶

越絕書紀句踐范蠡文種乃云子胥挾弓去楚唯夫子獨知其道又謂子貢發憤記吳越章句以喻後賢蓋欲託聖賢以自重其書然何不舉子游爲重耶

司馬温公集有請停裸體婦人相撲爲戲劄子蓋皇帝御宣德門百戲之一也此卽唐人潑寒胡戲之遺意所謂裸者殆只袒上身非全體示露耳

蘭亭序所謂羣賢畢至少長咸集乃謝安謝萬孫綽徐豐之

孫統王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嶽之袁嶠之郗曇王豐之華茂庾友虞說魏滂謝繹庾蘊孫嗣曹茂之曹華平桓緯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并右軍爲二十六人

宋制武臣閤門祗候內殿崇班以上許持父母喪服供奉官以下不持喪服今之制武官二品以上乃解官行服三品以下不解官亦此意也

宋時四大書院嵩陽嶽麓睢陽鹿洞或曰徂徠金山嶽麓石鼓

女子從軍偶一有之即柴紹妻起娘子軍但其妻爲軍主非全隊用女子也石虎出獵乃有女騎二千然是從獵終非當

敵猶商子兵守篇曰壯女爲一軍使盛食負壘陣而待令客至而作土以爲險阻及耕格阱發梁撤屋以從從之不洽而熯之使客無得以助供備是眞取女子爲一旅矣

左氏公羊皆謂齊頃公之母笑客致爲郤克季孫行父所怨踦閭而謀伐之但左氏作蕭同叔子公羊作蕭同姪子爲小異耳獨穀梁亦作蕭同姪子而謂是頃公之母先嫁蕭國所生之女後嫁齊惠公乃生頃公是笑客者乃頃公同母異父之姊矣　穀梁又謂季叔姬與繒子通故遇於防使來請語不近情後儒有誅僖公縱女宣淫者惑於此語也

搜神記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

取薪而生項公於野又不敢舉也貍乳鵰覆之人見而收之故名曰無野與穀梁又不同

宋大觀中置算學如庠序之制仍以孔子爲先師顏子孟子王安石配享而以古之工於算者從祀若風后大橈隸首容成鬼臾區以至李鼎祚甄鸞等封以五等之爵後又改以黃帝爲先師　今制有算學似可仿此制祀先師也

白帖孔帖孔帖孔傳所作卽作東家雜記者

呂惠卿有莊子注其書今在楊至堂河帥家宋刻

容齋隨筆國忌有單忌雙忌之別不知何謂

宋紹興中衍聖公孔玠渡江而來卽衢州孔氏之祖

三月不到官出應劭風俗通

宋眞宗尊九天司命眞君爲聖祖天尊大帝此似唐之尊玄元皇帝但不知指九天司命爲趙氏何人

明金忠善卜而貧家隸軍籍自鄞縣被勾爲北平衛軍與妻哭別於路旁袁柳莊過之曰好自愛異日尚書也忠至燕遂預靖難之勳累至尚書贈少師諡忠襄于遼方十歲授檢討見遺瑜雙槐歲鈔　傳奇有　　郎瑭指此事耳

熊襄愍竟死人所悼惜全謝山鮚埼亭集云襄愍入獄持一蘇枕夜必陳此枕對北辰焚香叩拜既被斬當傳首九邊求其首則烏有乃一蘇枕也司事者駭怪密以上陳而取他囚

首以傳焉此與顏魯公兵解事相類

白樂天詩退之服硫黃一病訖不痊或以爲韓退之或以爲衛中立

君苗欲焚筆硯楊升菴以爲應君苗袁子才以爲崔君苗袁謂陸清河集中云登高賦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

巾與帽不同巾以絹或紗包裹頭髮如今婦女以帕裹頭古人以爲燕服帽即冠以竹木爲胎謂之帽者謂其冃起也古人巾上加帽後改巾製加四脚名幞頭其製小殺於帽亦有竹胎取而著之遂免日日對鏡裝裹之頭此雖非法服遂可以對客凡唐人之巾皆幞頭也四脚二繫於上二垂於後

即今俗所謂甑帶　劉智遠將此兩帶橫直之即紗帽翅也

六朝以前官以乘車爲禮以乘馬爲非禮唐以後以乘馬爲禮乘車爲非禮蓋唐自西北起習於乘馬之故

唐時霓裳羽衣曲開元間西京節度使楊敬述所進白香山霓裳羽衣歌荅元微之詩下自注

克敵弓即神臂弓見容齋三筆而桯史云和詵知雄州上制勝強遠弓即邊人所謂鳳皇弓紹興中韓蘄王名之曰克敵弓與容齋之說不同

元朝三元一人王宗哲元舉

馬嵬坡馬嵬是人姓名於此築城避難未詳何代人見元和

郡縣志

宋黨進朝辭忽抱笏仰面厲聲曰臣聞上古其風朴略願官家好將息仗衛皆笑出後人問太尉何故作此二語進曰我要官家知我曾讀書來蓋唐宋間教童子讀書必先讀孝經且必讀序序之起句曰朕聞上古其風朴略進習聞兒童所誦但改朕爲臣殆如今人舉天地元黃以爲曾讀書故可笑也然今人置孝經不讀並此二語或多忘之毋乃更爲黨進所笑

鬬葉子之戲其爲人形者梁山濼羣盜也其謂之餅者銀鋌也其謂之索者錢緡也謂得某人則與以錢幾萬銀幾錠也

戲以一人一餅一索相配後之戲者人與餅索相䝉非古法
𥿋矣舊日人形之上尚署羣盜之名今多去之䔧園雜記卷十
四言之甚詳惟所記羣盜之名與周公謹略有不同　此戲
余所最惡陶公惡摴蒱以爲牧猪奴戲葉子誠牧猪奴之最
下者
管子小匡篇桓公自謂寡人不幸好色姑姊有不嫁者說苑
正諫篇鮑叔謂桓公姪娣不離懷袵非文也莊子外篇桓公
殺兄入嫂是桓公於姑姊妹姪嫂皆與亂也嘻果王是耶若
然則覩齊襄尤厲何爲致霸哉疑非事實
蔡伯喈陳留庫上里社碑曰庫上里古之戶牖鄉有池

子華爲丞相　按此人無可考

吳語子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出是觀之夫差殆有外嬖禍吳者非止西子矣或斥伯嚭爲孩童耶

釋名天子諸侯羣妾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不御難於口陳以丹注面的然可識是曰丹的

史記正義引列女傳曰太王謀事必於邑姜

今應試多寄籍雖厲禁而不能止朱子紹興十八年登科貫建州建陽縣卽寄籍也

今殿試不復黜落雖過差都實後列而已宋張荃翁貴耳錄曰省元徐履有心恙殿試卷子畫竹一枝題曰畫竹一竿送

上試官朝廷亦優容之　按徐履與朱子同牓亦在五甲是雖畫竹亦未黜落也

明官制府有推官唐時凡節度觀察招討各使皆有之盖幕職之較崇者見文苑英華制誥

感應篇見唐藝文志李昌齡感應篇一卷惟今之感應篇語甚凡猥定非唐人之筆其名偶同耳

俗謂竈神白人罪過於天帝出於流俗之感應篇語固不經然陸魯望祀竈文曰說者謂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則唐時固有此說

宋制徒刑一年脊杖十三杖刑六十臀杖十三是杖皆以十

三爲節故有喫郤十三之語

今樂器中有似琵琶者名和必斯卽古人渾不似之轉音也

今應試對策不寫全題但寫策問字南宋已如此見老學菴筆記

今之火礮宋已有之癸辛雜識載火藥庫焙藥火作砲聲如雷地動屋塌

今大臣賜乘馬入禁城而不能乘馬者許坐椅轎卽明劉若愚寺人小記所謂欖机與板也

今儒學堂曰明倫在宋時則皆曰崇化屢見宋人雜記中

天下太守皆稱黃堂其原出於吳郡蓋春申君之餘迹而漢人又塗以雌黃也今蘇州郡廨卽以黃堂題額

唐闕隱有鎭座石獅子賦所謂鎭座者卽今於大門前作獅子之意文見文苑英華

世俗謂人死有歸煞當避之陰陽生習其說而其書亦甚陋

按顏之推家訓云偏傍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逃竄莫肯在家是此風亦古

今世訃書發端必用罪孽深重不自殞滅語語見歐陽文忠與弟書　歐書內有裹纏錢此今所謂盤纏澆裹也又與子書目爲大哥二哥卽今呼子以阿哥又謂爲幾哥兒也

今官下文書輒云飛速火速江文通集尙書所下符有飛火字

今同年叙兄弟之誼宋邕州通判鄧容爲教授梁應龍撰建學記有年弟之稱

今應選履歷兼供形貌面白面紫微鬚有鬚之類宋已如此見王明清揮塵錄如云長身品紫棠色有髭髯大眼面或短小無髭眼小面瘢面有若干痕記之類

今謂水陸通衢舟車輻輳之地爲馬頭晉安帝時割淮陽當塗地設馬頭郡俗語或本於此宋書地理志

今俗語謂醫士曰大夫輟耕錄已有此稱

今西洋之天主教卽唐之祆廟也然秦時海上八祠一曰天主二曰地主此天主之名最古者

唐武后訶裴伷先曰胡白此卽今俗語所謂胡說

今同年歲時燕集謂之團拜團拜字見宋崔與之清獻集詩中題曰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於西湖因爲西湖之集清獻其謚也後人以名其集

今俗以天地君親師五者書於一牌而朝拜之大戴禮曰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此固以天地君親師連類舉之

今人於生日必食索麪且以餉客南北皆同此俗陸放翁家訓謂有姑嫁石氏歸寗見食有籠餅起問是誰生日是宋時生日食籠餅也

滿洲筵宴以餅餌爲尚按樓攻媿北征行紀謂遼宴使臣茶

食以大梓陳四十碟此似今之餑餑卓矣

俗有所謂樟柳神者謂左道之術取殤鬼自隨詗察人事楚語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是古人已有此事

蘇州人呼女僕曰娘姨極可咲愛日廬薮鈔陳福公在相位營第甚庳曰一兩世後要使小姨孏輩可以開闔則吳語亦有所自

今俗語你們我們之們愛日齋叢抄寫作懣此亦以意爲之非有義也

今宴客進肴將畢必啜粥以終其事東齋記事謂曹瑋發兵以宴客食品爲節下某食則某隊發至水飯則提報至是宋

時宴客亦以水飯終事水飯卽粥之類
今之擲賭宋人謂之擊撲
番僧今謂之喇嘛元楊瑀山居新話寫作剌馬
金人薙髮結辮見陳規守城錄
今之臭椿樹卽樗也見太平御覽九百六十
體己人卽今所謂梯己人見山居新話
今公文平行者用咨容齋隨筆云學士公文至三省不用申
狀右語云諮報尙書省伏候裁指謂之諮報今之咨卽諮也
今畫工先以淡墨和粉勾勒界限謂之曰朽子語殊不典王
惲玉堂嘉話曰杭州畫工潘氏寫眞不用朽是元時已有此

語
鄙語謂婦人乳房曰奶膀元人所著東南記聞已有此語曰
趙州濁黎大如嬭膀
俗語酒色財氣亦見東南記聞蓋宋時相沿之語
王隱晉書趙孟字長舒爲尙書都令史面有疵黠諸事有不
決者皆言當問疵面也見太平御覽按此乃麻面之始見者
北人夸人物之好曰煞好乃宋時語容齋續筆序中有此語
詞曲家亦用之
宋陳叔方穎川語小曰俗稱爺爹父也孃媽母也爸爹亦父
也郎罷者爸之轉也娘是少女之稱非母也姐女之長者也

哥聲也無其義今取以配姐爲兄姊之稱　按今世俗稱與宋時尙不相遠　梁蕭旭詩不識是耶非人譏其不識父王絀避父嫌名讀論語曰耶耶乎文哉是以耶稱父爲最古今公牘中用申禀字亦見頴川語小叔方謂申是申覆之義禀是受命之義乃用作啟白之意非其義也此語良是流俗之語謂世有儱子平生不聽父言父令其東則反而西父令其西則必反而東父將死乃故爲謬言曰我死則葬我於水菹冀子反其所言而葬於原也父旣死子乃曰平生與父言相反今不忍反其遺命遂投諸水此語極鄙陋然太平御覽引荆州圖經佷子事大與相類流俗之語固有所本

今俗初娶婦者朋輩羣戲之謂之弄新婦抱朴子已載其事竊揣人之娶婦正在少年儕輩良多其尚未娶者妒而羨之無可如何則調其婦以快意其已娶者當其娶時此新娶婦之人必曾往調謔至是亦思所以報之故其風不可止若娶婦者交游甚希亦未嘗調他人新婦則娶婦時亦必無此事也

夏殷之制五世以下得通婚姻周制百世不通御覽引外傳愚按周公此制所以附遠厚別必異姓爲姻則秦越有維繫之情氣類可通於四海斯爲附遠也不娶同姓則姊妹之嫌更嚴所以厚別也兩者尤以附遠爲重

選注鮑明遠玩月詩引冀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此與葉落歸根相似

凡詩文得善讀者讀之倍覺其工前人論詩有幾分作幾分讀之語玉壺淸話王丞相沔素善讀卷雖文之下者能抑揚高下迎其辭而讀之經其讀者多獲高選

顏氏家訓謂江南婦女略無交游南士車馬衣服齊整而妻子不免飢寒北俗婦持門戶車乘塡衢綺羅盈府金翠不可廢闕而士人羸馬顇奴又曰河北婦人織紝組紃之事黼黻錦綉羅綺之工大優於江東今則反之何古今不同如此

家訓又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陳思王稱其父曰

家父母曰家母潘尼稱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愚按此稱無可咲今人皆作此稱齊周時何故笑之不可解

都下生人多無枕骨蓋孩時以綠豆爲枕枕之其腦後之骨漸平而不隆起南人孩稚多枕軟枕故腦後有枕骨非生質不同也晉史謂三韓人初生子便以石壓其頭令扁極爲可笑烏有是理

今人以端午中秋爲令節古人以上巳重陽爲令節自六朝至唐皆然唐代至上巳重陽百官皆休務宰相近臣皆有賜燕宋葉少蘊夢得詩中謂建康舊俗貴重上巳重九諸曹皆

休沐祀禰登山蓋猶唐之餘韵　遼人重端午而無中秋見遼史　宋徐度卻埽編記家祭之禮於二分二至外列元日端午重陽七月十五亦無中秋　老學菴筆記寒食重午冬至朝臣賜節料錢酒　南宋景靈宮以奉列聖神御制以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　荆楚歲時記謂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七夕設摩睺羅　唐以正月晦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任百官擇地追賞各有賜錢見舊唐書劉太眞傳荆楚歲時記謂古人於正月七日十五日皆有登高之事今世俗於十月朔祀其先人而焚紙衣荆楚歲時記謂之黍臛而不謂祀先

臘月送竈神或在二十三日或在二十四日范石湖祭竈詞謂是二十四日（劉侗帝京景物畧亦是二十四日）竈神姓蘇名吉利婦姓王名搏頰（歲時記）

嘗疑天下孔氏皆用闕里排定行輩命名於理未合即以鄭子孔與陳孔甯之後而論豈得與至聖同族耶元史孔思誨傳五代時孔末之後方盛欲以僞滅眞害宣聖子孫幾盡至元時其裔復欲冒稱聖裔思誨遂會族人稽典故斥之又刻宗譜於石而孔氏族裔益明則前人亦致謹於此矣

今鄉試會試士子中式者許拜考官爲師至殿廷考試不得認讀卷官爲師在宋已然朱馬巨濟乃劉器之爲詳定官所

取士巨濟不修門生禮或問之巨濟曰凡省闈解送則有主文故士得以稱門生殿試則天子自爲座主豈得稱門生於他人耶見揮麈錄

夢溪筆談謂歲首畫鍾馗於門與今用之於端午者小異

綴畊錄宋亡後數年江南一士於歲除戲書門聯云一門吉慶怎生呵四時平安這般者州郡罪其人繫之初不解怎生呵這般者爲何等語亦不解其何由獲罪後讀元典章凡彼時所奉聖旨大抵有此語怎生呵似今公文中等因前來四字這般者似今內閣傳奉 上諭欽此二字乃悟此士用此語以爲嘲訕而卽以不敬獲罪也癸辛雜識亦載之謂是鹽

官教諭黃謙之在至元三十一年

鄉志家乘多杜撰訛謬大抵好造作官閥稽之於史多無証佐第唐末軍校多授檢校清銜勳輒得銀青光祿大夫實則其職任大者如督撫之武巡捕小者如京城捕盜番子止是吏職不得比於官戶又爾時亦以輸財進階縣丞主簿可授柱國修志乘者但侈陳仕宦如本是押衙而但書爲光祿大夫本是主簿而但書爲上柱國固未必皆鑿空虛造第不明古人官制易有此失耳　家乘有寫漢人尚書郎爲尚書者亦不讀書之病

譬今人以白身納粟爲叅將加級得武顯將軍封其人元

不曾服官數百年後其雲礽乃侈謂吾祖曾作將軍考信者於史策求之那可得耶然遂謂其假冒則又非情實也紂與微子爲同母兄弟微子兄也紂弟也其母生微子時尚爲妃生紂時乃爲后議立太子太史終古曰微子妃之子也庶也紂后之子也嫡也遂立紂紕繆無理可笑可恨漢儒說經拘執膠固大率類此事見呂氏春秋仲冬紀

漢人以經斷獄傳爲美談實不可爲訓大抵出於兩途迂儒不達人情不明事理但執半言單詞以爲斷由於拘固憸人逢迎世主巧於比附借經語爲舞文之具者於譎詭兩者之心術不同而無當於經義則一

今宣詔宣制先讀滿文後讀漢文滿文讀之鏗鏘頓挫易於動聽漢文直讀而已鐵圍山叢談謂宣麻宣赦舊皆爲吟哦之聲政和間詔止之但直道勿吟焉是宋時已有吟哦之制固是也

三元遞嬗儒者或訾其說然乾隆年間　欽定紀年表固以三元表冠首乾隆九年甲子實爲中元

公牘用查字爲稽考之義明末及　國初皆用之高陽李相國謂是察字之誤奏請於票旨凡應作查字者悉改察字至今遵用如該部察議具奏是也然臣僚奏章及　諭旨仍或用查字且有兩字連用者

高陽曾問徐仲山 華清 仲山以爲查乃在字之誤此語誠是又謂可勿以察字代之當任其誤則其持論偏矣張爾岐蒿菴閒話謂崇禎間川察代查誤也

古人重嫡出而輕庶出其故何也論者將謂因母之貴賤而然而不止此也葢古人妾御甚多所出之子或是己子或非己子殆有不能明者故於其子皆輕而蔑之若今之人雖貴官不過兩三妾其所生子皆灼然無疑者固宜嫡庶生子均視而無所厚薄也

古人嫁女以娣姪爲媵亦以庶出之賤者擇肩之嫡出與貴妾所出者不爲也天子後宮之媵兼取異姓故禮致女於天

子曰備百姓　左傳魯嫁伯姬齊人來媵是矣婦人被出姪娣當與俱歸太叔疾出其妻又誘其故妻之娣與之別居必是娣當與出妻俱歸故疾又誘而留之

近有某侍郎喪其夫人娶夫人之姪爲繼室或以爲疑以古人姪從其姑解之論者猶以爲取法太遠　余讀劉跂學易集載任頴士爲黎陽令娶席平之女妻卒以妻兄之女繼室此宋世事也可援以爲據矣

今俗動謂大宗不可無後此謬說也古所以重大宗者重其世爵也若庶人或雖官而非世爵則無所用其必爲後即有爵之家但有人承其爵則亦不必定爲大宗置後凡以重其

斷不重大宗武王固不爲伯邑考立後重耳固不爲申生立後也

緗素雜記謂芍藥破血溱洧之詩男以贈女也握椒佐陽東門之枌之詩女以贈男也此解可笑

唐末有軍人割股欲療節度使夫人之疾者宋呼延贊乃割股以療子之疾可謂物必有耦

宋湾伯問名妓徐蘭死葬虎邱邊雲過作銘見癸辛雜識今不知其墓存否

東方朔傳幸倡郭舍人是優也而亦謂之倡

前明時吾鄉人尙氣節樹坊名　國朝乃多商賈崇儉而好

吝歐陽文忠試筆一條云嘗見王文康公戒其子弟謂生平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文康太原人世以晉人喜嗇貧談笑信有是哉　按此則北宋時已謂晉人喜嗇矣唐地磽确其人儉而嗇積詩緯含神霧云則又在前

元微之會眞記蓋其中表兩姨妹也　微之母爲鄭濟女母之妹爲崔鵬妻鶯鶯蓋鵬女鵬卒後值軍亂微之保護其家與女通而又棄之文人無行如此

進(漢)閣中有墜馬一折蓋出於琵琶記按江南餘載宋開寶間舉子齊愈及第綴行至白門忽於馬上大笑不已遂墜馭者扶策良久乃蘇蓋自喜成名如此是世間果有此事

雜劇中打棋盤事見萩園雜記

本朝葉鳳毛作論疑文姜之通齊襄謂必無其事詩人誣之斯亦忠厚失之愚矣　左傳序齊襄通文姜在姜與桓公適齊之時鄭康成詩箋則謂文姜先與襄公通而後嫁

梁溪漫誌云東坡詠荔枝詩雲山得伴松檜老疑此句太泛後閱閩廣人云松檜之外悉襍植荔支

爾雅山卑而大扈跋扈者謂不由蹊徑雖山險猶欲踰之也

跋扈字見詩無然畔援鄭箋

夫人城朱序之母也漢書尚有范夫人城李廣利傳

王制雕題交趾注卧則僢蹠謂首在外而足相鄉內今野人

之卧尚有如此者（偽字解亦見考工記兩圭有邸注）

西京雜記載趙昭儀賀飛燕册為皇后上三十五物與外燕外傳所載二十六物名各不同

六月六日為禹生日見蘇詩自注

六月初一日楊妃生日

釋子以孔子為儒童菩薩道流以孔子為太極上眞公（此語見葛洪枕中書）

本朝孔莊谷得建初慮俿尺以較大泉五十之一寸二分恰相合文人多仿製以度古物然是漢尺也曲阜顏氏尚有周尺惜未有仿製者

程子與蘇公同出歐陽公門下而不相能可怪也

明成祖謂方正學曰卿何不念九族方曰便十族奈何成祖怒誅及朋友謂之十族愚按韓詩外傳秦破魏求其亡公子曰匿者罪及十族是古有此目而非以朋友爲一族耳 左傳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己之同族

外間吏胥或不解月朔甲子如正月甲子朔初三致祭則當云正月甲子朔越二日丙寅乃或以月建書於朔上或不繫朔但云越二日荒陋可咲緗素雜記已譏之是宋時已有此誤

倉庚療妒古所傳也淮南萬畢術曰門冬赤黍薏苡爲丸令婦人不妒

古謂漣漪之水成文章法之爲續畫又七發謂廣陵觀濤今漣漪之水無文而廣陵亦無濤古今之不同如此

太平御覽六百九十五引蔡廓彈常侍謝察曰應著絳絝而豩披絝不以貫足有虧常體余思絝如何可披而不貫足思之未得其狀

能改齋漫錄猥多而陋如張志和詞西塞山前白鷺飛自是湖州乃以黃州當之大誤謂世說載顧愷之爲虎頭將軍輒以名畫記謂虎頭爲愷之小字爲非亦誤

王充論衡曰素女對黃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賊男女之性漢書藝文志列房中八家而論之曰房中者情性之極至道之際是以聖王制外樂以禁內情而爲之節文傳曰先王之作樂所以節百事也樂而有節則和平壽考迷者弗顧則生疾而隕命愚按以班史言之則男女之事非通人所諱而交接之際固有道以行乎其間後世悉置諱言殆非古人之意王充謂賊男女之性蓋彼時已有如後世之采戰者故充以爲譏　又按班書此三樂字皆當讀作喜樂之樂不當讀作禮樂之樂所謂外樂者卽指交接而言樂在形體故曰外也其所列八家容成也務成也堯舜也湯盤庚也

天老也天一也黃帝也三家內房也天一三家內房不知誰何黃帝天老容成則雜記皆謂有御女術者務成堯舜絕不聞也務成隱士或有此術堯舜長年容亦有之獨湯與盤庚爲大不可解論衡又曰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

周官六夢正義有黃帝問天老語

女閭三百妓之始也先此無徵左傳南宮長萬奔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此婦人當是妓女之流否則良家婦人當不肯爲人侑觴也若雜記謂洪厓是三皇時妓事固荒邈且其字多作伎葢人之有伎者若解音樂歌舞皆謂之伎或是男子亦未可知不得定指爲後世之女妓也　漢郊祀志祭郊畤

宗廟用倡飾女妓則今之裝旦矣

驪山湯泉覆之以屋甃石爲塘然制殊隘陋人指爲華淸遺迹殆不然也明皇載錄云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安祿山於范陽以白玉石爲魚龍鳬雁仍爲石梁及石蓮花以獻上以石梁橫亘湯上蓮花出於水際又置長湯數十間甃以文石又於湯中壘瑟瑟及丁香爲山以象瀛洲方丈如石蓮花瑟瑟丁香山自不能存至今然其池必瀾甃石必不改今池不及半畝甃石乃常石也其非唐作明甚又旁引一小池僅可浴嬰兒乃指爲太子池尤陋盖數百年來舊迹已荒後人重作狹其制而存其名耳

明人小說名亘史者記徐海王翠翹事甚詳羅龍文以甘言誘翠翹說海出降乃誅海而以翠翹畀土司翠翹憤投水死後羅龍文入嚴黨伏誅亦給翠翹之報歟　又言章邱李氏乃張士誠之後

方望溪家廟不爲婦人立主以爲古禮如是汪容甫論其誤汪說是也

長安慈恩寺塔未爲高峻殆舊塔燬於兵火後人改作非復唐塔高似孫緯略謂塔屢遭火斷石遺字猶有存者是宋時已非其舊也

太公陰謀食小兒以丹令身純赤教言殷亡兵至牧野晨舉

脂燭古未有脂燭此脂燭之始禮記所謂燭猶是柴燎

今世推西洋人能造奇器然中國張衡造候風地動儀耿詢造渾天儀以水轉之又作馬上刻漏今西洋人不能造也河朔訪古記北齊崔士順作仙都苑堂爲三層下層爲木人七彈箏琵琶箜篌胡鼓銅鈸拍板弄盤莫不中節中層刻僧七人一執香爐餘皆就鑪拈香詣佛前作禮與生者無異上層作佛菩薩衛士右轉紫雲左轉終日不絶此亦何讓西洋人耶

呂氏春秋謂伊尹生於空桑有莘氏令㷀人養之注謂庖人然則負鼎俎以說湯固有由來矣

蘿藦亭札記卷八

徐溝喬松年鈔撮

蠡海集曰俗謂玉皇大帝生於正月初九取陽數之盛也謂元帝生於三月三日取三生萬物之原也謂東嶽生於三月二十八天三地八合兩儀之象也二十八乃四七少陽位也九天普化天尊生於六月二十四六爲陰數四六二十四老陰變少陽以應於雷也

張相公廟南北皆有之或以爲張夏或以爲張亮或以爲張嘉貞來集之樵書謂神名六五乃張亮之裔而非亮也

雙槐歲鈔謂滿城縣南門有先聖大王祠可以禱除蝗害彼

地謂神是項託孔子之師十歲而亡號小兒神蓋以稾爲託也亦怪矣哉　曹娥僅十三歲爲神浙中神固不繫於齒耶

吳大勳川主廟記謂蜀之大神爲川主詢之吏神爲何人以楊姓對大勳斷爲李冰余按所謂楊姓者即流俗所傳楊戩也川主即是二郎蓋子虛烏有之楊戩奪二郎之祀也久矣大勳文中未直斥楊戩而於李冰尙出之於擬度斯亦陋哉

天妃爲林氏女人皆知之張學禮使琉球記言出海祭天妃妃蔡氏爲父投海而死後封天妃此或張公誤記耳

揚州仙女廟祀杜康兩仙女求與祀典部中詰神始末不能對也余按博物志女子杜姜左道通神縣以爲妖閉獄桎梏

卒變形莫知所極以狀上因就其處爲廟祠之號東陵聖母後漢志引之廣陵有東陵亭太平寰宇記謂東陵聖母廟在江都縣南又謂張綱墳在東陵村東　至今張綱墳之名尙存與仙女廟正相近則杜姓者必卽東陵聖母矣斯地古謂之賢女鎭揣賢女必指康姓者一時未能得其事實當俟考之

祀典列司蝗之神曰劉猛將軍或以爲宋將劉錡怡菴雜錄謂景定四年封神爲揚威侯或以爲宋儒劉漫塘宰會典定爲元指揮劉承忠蓋據降靈錄然唐有詩人劉猛與元微之倡和後漢亦有劉猛

道家稱雹母曰秀元君凡女神皆稱元君秀之一字初未知

何意後讀眞誥謂電母名秀文英乃知是稱其姓也然眞誥於星及天神皆坐以名誣罔不可信

管軼傳有雷公電父之語電父之稱僅見於此

道家南北宗正陽子傳劉操海蟾操傳張紫陽紫陽傳石杏林杏林傳薛紫賢紫賢傳陳泥丸泥丸傳白玉蟾此謂南宗

呂祖傳王重陽嚞重陽傳馬丹陽鈺譚處端眞長王華陽處一郝恬然昇邱處機長春劉處元孫不二號一花七葉此謂北宗以重陽爲花以下爲葉

正一盟威之教驅役神鬼流俗駭之然是古人巫覡之遺意非異端亦不爲奇特也楚語觀射父論之詳矣所謂制神之

處位次主是也後世尊之曰天師過矣闢之曰妖妄亦過矣

麻姑登仙於濟陽山見任昉述異記

世傳呂先生詩黃鶴樓邊吹笛時白蘋紅葉對江湄衷情欲

訴誰能會惟有清風明月知此呂先生名元圭非純陽子詩

題於石照亭總上並記歲月云乙丑七月二十六日或曰即

純陽子別號元圭能改齋漫錄

輿地紀勝管歸真年十一遇邊姓點化黃金管曰能無變否

邊曰五百年後當復故耳管曰得不誤後人耶邊賞歎之授

以符法管終仙去今世俗乃借爲純陽子遇鍾離先生事

今之小儒攘斥佛老動以孟子闢揚墨自况不知孟子之時

曲學爭鳴楊墨其尤者幾幾化之一世而從之故孟子大聲疾呼以與之角乃能闢之而廓如今中國釋道譬之游士乞人不足以變亂風俗壅遏聖道也明矣而欲以孟子闢楊墨之心闢之固亦可以不必耳且如昌黎之排佛亦正以其炫惑人主四海爲之奔走扇動惡其所爲而非與之析理也今之闢佛者乃緦緦焉與之爭論心性競勝於微眇之中是與孟子昌黎之意逈殊適足以推其波而揚其燄且國家頗重西僧葢藉其力以馭諸藩今之書生固未嘗一言及之也

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謂般若波羅密多之心也稱爲心經僅得其半若稱爲多心經更誤矣揣其目爲多心經者葢以經

內多言波羅密遂以密字絕句而不知此固以波羅密多連文也歐陽公集古錄亦誤謂多心經蘆浦筆記已譏之然目爲心經亦有未妥一切經音義標目題作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後則稱爲般若多心經而截去波羅密三字是可取法

古人於佛寺必畫九子魔母細民不知九子母飯佛之由見其多子以爲宜男而祈子焉至今遂變爲子孫娘娘其祀幾遍天下而與佛埒葉少蘊避暑錄話記李戡母夢孔子抱送嬰兒遂生戡而譏之曰豈有孔子作九子母耶是宋人固以九子母爲送子者矣

佛書大般若經金剛經維摩詰經楞伽經圓覺經楞嚴經號

爲禪家六籍猶儒之六經
能改齋漫錄謂林績作吉州安福令有漢師君三十三代孫張嗣宗自龍虎山來績逐令出境而毀其陽平治都功印愚按此卽張天師也陽平治都功印今尚有之未嘗被毀若謂旣毀後又重作之亦理所有惟宋時虛靖天師爲天子所重勢頗赫奕其雲仍嗣其教者恐非一縣令所得收其印也漫錄之語恐夸張耳
露筋烈女初不知其姓氏吳野人嘉紀集中過露筋祠自注烈女蕭姓蓋本於徐文長謂荷花詞又顧黃公文集亦謂神蕭姓名荷花徐顧二公之語不知何據　酉陽雜俎但以爲

鹿筋無烈女之說江德藻聘北道記自邰伯埭三十里至鹿筋梁故老云有鹿一夕爲蚊所食至曉見筋故査愼行詩云昔日鹿筋梁何年祀女郎然米海嶽固有文紀烈女之事今刋置祠中或後人僞託耶　沈麴廬灣謂鹿筋梁乃鏡梁埭之誤

張姓之爲神者除桓侯睢陽兩公外梓潼帝也英濟王也卽祠山帝烏程張勃張相公也張嘉貞張仙也四朝聞見錄載宋尚書兵部郎張夏廟祀杭州封安濟靈感公　本朝雍正三年勅封靜安公入祀典與地紀勝孝感有昭烈廟謂神名張朴曾與南霽雲同斷一指又同死然江南祀張大帝張王甚多殊不辨

爲何神　余在常州時會旱士大夫請禱雨於張王廟予不詳然後閱輿地紀勝謂宜興九斗山張水曹神曾爲梁武帝致雨則張王乃有降雨之功然此別是一張王非廣德祠山之張王矣　楊誠齋詩中有張王廟詩亦在吳中祠山張王或有以張安世當之者此是求賢人以尸之轉非事實不如目爲張渤之猶爲有據

祁竹軒尚書撫粵西時奏其地有陳王祠莫詳何代人其神顯靈助官軍擊賊俞理初癸巳類稿以爲當是陳杲仁按杲仁祠祀祇在江南不應至粵西粵西所謂陳王乃陳伯紹六朝時人爲嶺南越州刺史陳霸先呼爲叔父歿於嶺表霸先

受禪後追尊爲帝令所在立祠見元和郡縣志　亦見輿地紀勝謂是臨賀人祁原奏但據賀縣志謂神初封忠佑顯應侯宋乾道中顯威退寇賜廟額封惠公王象之輿地紀勝利州隆慶府靈應廟即梓潼廟七曲山圖志云神姓張名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讎遂陷縣邑徙居是山僖宗幸蜀神於桔柏津見帝封濟順王圖經云姚萇見張亞子之神於長安曰後九年君當入蜀後萇與楊安入蜀今蜀有三大神曰七曲曰廣利曰白厓七曲又謂之梓潼王象之曰通鑑晉義康二年苻秦陷蜀蜀人張寗起義合兵五萬圍成都與苻秦戰不勝死於梓潼是時姚萇亦爲苻秦統兵而來所謂相見於七曲當即此人惜後人不爲發明其舉

義之節而概以神目之爲未盡耳舊記曰神本張惡子仕晉戰死唐明皇幸蜀迎於萬里橋封順濟王本朝咸平中封英顯王觀仕晉戰死之語則與張育之事合矣李義山詩云下馬捧椒漿幽深白玉堂如何鐵如意獨自與姚萇又廟碑乃天寶十年御史王岳雲撰則天寶時已有廟矣　予按象之以張亞子張育爲一人恐非事實且育既死於戰何又以如意與萇耶宋人封爲英顯武烈仁文忠聖王此乃梓潼神言文之始夢粱錄謂惠文忠武孝德仁聖王並王之父母妃弟子孫婦女皆有封

邯鄲道中之仙人是呂翁非純陽子也呂翁在先純陽子在後　黄鶴樓之仙人是費褘尤與純陽子無涉　沈既濟枕

中記開元七年盧生遇呂翁于邯鄲若純陽子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相去遠矣純陽之先河中人今蒲州禮部侍郎名渭之裔渭孫讓爲海州刺史居海州純陽則讓之後也　黃鶴樓仙人宋張舜民畫墁集謂是費禕圖經亦言費文偉登仙駕黃鶴於此惟齊諧志則謂仙人子安乘黃鶴過此又有謂黃鶴是人名者引李邕岳麓寺碑題江夏黃仙鶴刻爲証志記崔顥昔人已乘黃鶴去之句矣

畫墁集又載呂仙詩惟有城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謂岳州白鶴寺古松今人謂是柳樹之精不知何所本今所塑柳仙像面青骨瘦初亦未知何據繼乃知亦出於輿地紀勝

通州仙釋條下但言呂先生所度老木精未言是松是柳其岳州仙釋條下則仍言是古松

梁溪漫志崔府君廟樓攻媿有記或以爲崔子玉非也神乃唐貞觀中滏陽令遷蒲州刺史失其名有惠政於磁州磁民爲立廟卽葬其地臨安西湖上像設尤嚴與地紀勝所言略同余按王象之又言秀王夫人夢崔府君攜一羊與之而生孝宗是神有送子之事故毛西河有崔府君廟祈子文今杭州猶有此祠磁州則絕不聞矣

荳堤集又言雙廟祀張許二公也今江北江南所祀都天大帝或以爲張公之祀而許公之祀無聞

范石湖詩謂雷萬春墓在南京城南榜曰忠義雷公之墓

按宋以今之歸德府爲南京大名府爲北京

南俗所祀祠山張大帝者見宋朝會要謂神名張渤成化杭州府志引之錢竹汀金石跋尾亦有祠山鐵像跋像在廣德州祠山廟有宋紹聖年題字太平寰宇記横山有廣德張王祠天寶中封爲祠山方輿勝覽横山張王廟有顏眞卿碑其靈蹟自漢已顯或云張安世也此語不足信明一統志云王之夫人李氏

孟蜀張素卿畫八仙眞形乃李阿容成董仲舒張道陵嚴君平長壽仙葛永璝八人皆蜀産董亦蜀人非江都相也與之

同名耳桓譚新論方士董仲君繫獄佯死目陷蟲爛棄之遂起卽此仲舒矣　王漁洋筆記已載聊復記之出圖畫見聞錄

元人當陽縣玉泉山關帝廟碑言宋紹聖三年賜廟額曰顯烈公子平廟額曰昭貺俗呼爲三郎荆楚之人相傳公爲六月二十二日生平爲五月十三日生是日朝拜祭賽遠近輻輳焉碑是李普顏立石無撰書人　按唐郞士元有關侯祠詩則唐時已有廟祀今北俗以六月二十四日爲帝生日南俗以五月十三日爲帝生日　凡祀帝必侍以周倉於古無徵惟元人碑記有乘赤兔兮從周倉之語計爾時尚無流俗三國演義之書或係古語流傳如此又按有習珍者爲零陵

猶何漢壽被害據地不肯降力戰死此則應祔祀者雲溪友議謂蜀將軍關羽有祠在荆州玉泉山人目為關三郎又北夢瑣言亦謂關三郎祠謂帝行三不知何據

蘇老泉集有造六菩薩記蓋別墓時所造以祈冥福六菩薩者觀音也大勢至也天藏也地藏也解寃結也引路王也此蓋宋時流俗所品目者地藏觀音勢至今皆崇奉無復天藏解寃結引路之名天地並隆地藏傳而天藏廢殊不可解今之準提或即是天藏今之大悲或即是解寃結今之接引佛或即是引路王

唐梁肅壁畫三像讚謂中畫釋迦如來吉祥天女在左多聞天王在右今無如此位置者亦不知多聞天王當作何狀

九龍廟其夫人相傳爲馮道女前人嘲道曰身旣事十主女亦妃九龍意謂九龍共一妻也而實不然九龍固一人稱曰九龍將軍非九人也今黃河旁多此祀惜無好事者爲塐馮夫人之像耳

關帝先封武安王張桓侯封武顯王諸葛公亦封威烈武靈仁濟王人或未之知也唐封武靈王宋加威烈仁濟

雲麓漫鈔維揚有何仙姑世以爲謫仙王歛仲自貳卿出守會稽過維揚姑與以一詩謂是鍾離之筆元佑間事　潛山巖宋人題名有曰高公傑許師嚴自賢女廟下宿何氏仙姑宅是日步江游龍宅覽仙姑得道處

女仙李騰空林甫之女

馬令南唐書陳陶傳開寶中有一叟恒於市醉歌曰藍采禾藍采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遢去深崖拍手歌時人疑爲陳陶

撫州紫府觀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爲女子像 見老學庵筆記

五通神乃宣和年間所封以通惠通澤等爲五名天下祀此神者始於鄱陽廟曰靈順 見輿地紀勝饒州古迹

元有木蘭廟碑謂爲孝烈將軍又謂其姓魏亳之譙人蓋無稽之談

南嶽魏夫人魏舒之女也

梅鋗之女亦成仙 輿地紀勝

松江祀黃婆爲種木棉之神道光年間題准黃婆事見於輟耕錄錄謂先有祠而毀日漸泯滅無聞不意數百年後竟列祀典也 褚華木棉譜載黃婆事

杭州温將軍之神見夢粱錄謂是東嶽所部

唐宋張許二公祠謂之雙廟劉原父公是集雙廟記則是狄梁公李愬兩公廟在蔡州 集中又有壺公祠記不知在何地之費長房

城隍神見於李陽冰禱雨記張說亦有祭城隍神文

廣陵蔣生得道化去十四年尸猶温從外寄書與其家人劉

公是兄弟皆有詩見集中

二月八日祠山帝誕（又作十一日） 三月三日北極佑聖眞君誕三月二十八日東嶽誕五月二十九日劉王誕（劉爲東嶽部下封號曰協英靈顯安鎮忠惠王） 六月六日崔府君誕（封號曰護國顯應福普佑眞君） 正月初九日玉皇上帝誕二月初三日梓潼帝君誕四月初八日慶佛會九月二十九日五王誕九月初一日崇善王誕 黃大王生於萬歷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終於康熙二年十二月十四日

今人目北方之白菜爲菘此大誤也古人謂南方之菘移於北地則爲蔓菁今白菜產於北地亦不化爲蔓菁不合者一

又菘有紫菘今白菜無紫色者不合者二又云秋末晚菘今白菜秋末始出不得云晚不合者三本草於菜部載白菜一種當即今之白菜古所謂菘當是芥屬

楊子方言蘴關之東西謂之菁趙魏之間謂之大芥注曰今江東名為温菘以此論之芥即是菘亦即是蘴蘴即葑也

吳都賦平仲君遷平仲即枰也注平仲之木實白如銀陳藏器以為即銀杏銀杏又名鴨脚樹司馬温公名苑云君遷子如馬嬭柿

宋周必大有浮圓子詩明顧清有燈圓詩此即今所食之元宵湯圓宋陳達叟蔬食譜目為水圓

僧鞋菊本草綱目謂之鴛鴦菊羣芳譜謂之雙鸞菊

李時珍本草引王禎農書北方磨蕎麥爲麵或作湯餅謂之河漏以供常食元人雜曲中寫作河落

吳白華有辣茄醬詩卽今之辣椒

粤東有果曰洋桃卽五斂子又名五稜見蘇時合注

今之麪條卽釋名所謂索餅隨形以名之

東坡詩中元修菜卽今之豌豆苗雲麓漫鈔又以爲非是

五色線謂蜀土有給客橙似橘似柚亦名盧橘冷齋夜話應劭注引伊尹書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焉夏熟也此語見說文解字許愼所引櫨字下

北方有草其實名紅姑娘見明蕭洵故宮遺錄今北方名豆姑娘者是也

齊民要術曰青州有樂氏棗樂毅破齊自燕移種於此按毅遺燕惠王書薊丘之植植於汶篁此棗亦其一矣

雜說中言蜀中張獻忠墓生毒草觸之則肌膚赤腫盍戾氣所感此實不然此草名蕁草見白居易詩又見墨莊漫錄云川峽間有惡草名蕁麻其枝葉拂人即成瘡是唐宋已來便有此草

張泓滇南新語載滇之迤西有草名都拉能解百藥雖砒石之烈近之即無効他藥皆然其形類梔子而黑

沈約詩紫茄紛爛漫此言茄之始詩以茄與瓜瓠芋菘韭並舉知為菜中之茄非蓮茄之茄

枇杷寫作琵琶相傳爲笑然琵琶固可作枇杷見風俗通

作諸下酒之物曰案酒亦曰就酒以菜下飯亦曰就飯陸璣

草木蟲魚疏荇菜脆美可案酒𧀪可淹以就酒

羅浮蝶人多知之張泓滇南新語謂省城螺山每歲孟夏蛺

蝶千百萬集之有大如輪者有小如錢者三日乃去不知今

尙有之否

越絕書品五穀之次與今大異甲曰粢爲上物賈七十乙曰

黍爲中物賈六十丙曰赤豆爲下物賈五十丁曰稻粟爲上

種賈四十戊曰麥爲中種賈三十巳曰大豆爲下種賈二十

庚曰穬辛曰果比蔬食

西京雜記有顏淵李 在魯

芄蘭一名蘿藦 芭是枸欖

汲冢書王會解方人以孔鳥即是孔雀

波漂菰米沉雲黑菰即雕胡周禮食醫曰魚宜苽亦即是菰疏曰今南方見有苽米疏語如此今求此米竟不知爲何物小徐注說文菰字曰即今之茭苗米本草亦謂茭爲菰然今食茭者或食其白或食其莖無食其米者且種茭者云茭固無米也則今之茭似非菰矣或疑爲薏苡與芡實而此兩米固與菰並見於說文顯非一物愚疑爲即今俗名玉米者米粒附本周環而生又名玉黍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引吳錄云臨海縣海水中生江蘺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此似即今之頭髮菜矣

小說中歇有福祿者初不知爲何物繼乃知爲西夷所產狀如騾其文白黑相錯也又名福俚

隼即是鶻見秋興賦李善注

荔挺出高誘注呂氏春秋曰荔草挺出也然則以荔挺爲草名者誤矣說文荔似蒲而小鄭注荔挺出謂是馬薤後儒以馬薤莧當之誤也顏氏家訓

嵩陽書院有漢柏二土人目爲大將軍二將軍殊鄙俚後讀河朔訪古錄乃已有此稱錄曰隨上陽觀唐武后改嵩陽宮

有漢武帝御井古柏二株蔭數百步武帝皆封五品大夫世稱大小將軍書院蓋改宮爲之

范鎮東齋記事內侍張宗禮得古柏圍數丈中空可以施臥榻坐墩子目爲自然菴　今焦山有菴曰自然

宜大以北有穀曰油麥而非麥也魏書曰烏桓地宜東牆注曰似蓬草實如葵子十月熟廣志曰東牆色青黑粒如葵子幽涼并皆有之疑今油麥即東牆也　子虛賦東牆雕胡

湯餅或謂如今之索麪或謂如今之餺飥或謂如今之脾肫俞理初謂此是今之溲麪如刀切之成片名曰片兒湯者此爲近之　庾闡賦曰輕軟適中然後水引細如委綖白如秋

類此之謂湯餅見高似孫緯畧則是索麪

鴉片煙乃罌粟汁熬成罌粟湯見清異錄若如清異錄所製點湯服之或勝於吸煙之濁惡　蘇詩童子能煎罌粟湯

崔豹古今注六駮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癬駮名曰六駮爾雅駮赤厚

容齋隨筆以唐昌觀玉蕊爲米囊爲山礬鶴林寺杜鵑爲紅躑躅謂二花在江東彌山亘野殆似榛莽唐昌鶴林特以希見爲珍愚謂洪說非也玉蕊畧似山礬而非即山礬鶴林之杜鵑蓋與尋常杜鵑不同若謂因人希見而珍之則潤州豈非江東耶　瓊花極似今之聚八仙見王惲玉堂嘉話

薄脆見容齋續筆又名甘脆見高似孫緯略

茶淸而傷荔枝淸而腴宋人煑茶乃有入鹽者荔枝或作饅頭與酥酪同食豈爲知味乎　近人魏默深頗誚荔枝以爲

虛得美名此默深之偏見也

七里香卽是山礬見丹鉛錄

顚當是爾雅之蛈蝪

甘肅有果實曰延壽果甜而不適口其本如黃連蟠結以生

卽陳子昂荆玉篇自注甘掖草木之仙人杖也黎媿曾說

北方有魚俗名之曰大頭魚味甚劣而少骨詩正義引里語

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謂似鲂而頭大魚之不美者則此魚

鯷鱮也俗又名曰海鱅魚然正義又謂徐州謂之鰱則誤矣徐州以南之鰱頭大而味美固非鱮之可比

刀魚即古之子魚其字當作鮆今南俗名曰江鯽魚

京城外寶藏寺前董四墓桃最佳魏默深曰其地有東四墓西四墓皆前明妃嬪葬所訛東為董非人名也見其詩集注中　按景泰陵去此亦不遠或即景泰之妃嬪耶　石窩去東四墓不遠桃亦佳

姚合有謝汾州田大夫寄茸氈蒲萄詩汾晉多蒲萄自昔已然

詩之鵻余疑為即今之鴿蓋詩詠鵻非一必是眼前恒有之

鳥除鴿之外無可畢似者鴞不栖木亦惟鴿性如此

鵝鶩似野鴨而稍小

詩禮雖有貓字而子書輙言貍捕鼠葢涵家貓與野貍爲一

而不能辨如周以前不辨馬之與驢

晉書夏統傳采蟛蜞以資養蟛小蟹也蟛則今之海參耳說

文蟛下曰海蟲長寸而白可食

新韭未生圃人以窖火烘而出之其色黃名之曰韭黃宋楊

大年作表有德邁九皇之語門人戲問何時得賣生菜是宋

時已呼烘韭爲韭黃

五穀論語五穀不分無注疏亦未釋及孟子五穀不登孫奭

疏曰黍稷稻麥菽周禮疾醫五穀鄭注麻黍稷麥豆素問蔬同

用月令五氣王食之穀然月令嘗麥嘗黍嘗穀嘗麻嘗稻而

不嘗菽何耶周禮膳夫六穀注稌黍稷粱麥苽食醫宜同六太宰

九穀注鄭衆謂是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康成謂無秫

與大麥而有粱苽愚又按菽與麻皆非可以常餐爲飯者月

令謂王食之三月殆未可信以情度之黍稷稻麥可配四季

中央則菽庶尚可通乎

藥草中有紫河車即是蚤休又名金線重樓

諸葛菜謂蔓菁也本草韭類有諸葛韭　別有一種野菜名

竹根菜流俗或以爲諸葛菜誤也

藚通神明非謂天上之神謂已之神明言已之精神藉以通暢今人有中惡者以藚汁灌之卽蘇是卽所謂通神明矣

今日木蘭舟上望不知原是此花身此是望文生義非事實也花中之木蘭卽是玉蘭其樹不中舟材作舟者是槐木一名木蘭見玉篇

芸香辟蠹此草卽今之七里香若香肆所鬻之芸香乃木汁煮成者殆未可置於書卷中也見正字通

清異錄曰槍材難得十全魏州石屋林多有之最佳者名聖龍筋懸按此卽今世所謂白蠟杆也以爲槍甚貴重若卒伍所持者皆以竹爲之

今皖北人所用矛極長皆竹竿也陳眉公見聞錄云高帝御用槍其大者長丈六尺正與今皖北人所用相似

齊書何戢爲太祖設水引餅此當卽是今之水角子正字通作餃者是也

唐人食畢羅未知是今何物楊升菴謂卽餑餑餺飥之屬餑字見玉篇

韓詩外傳君子不食鱻魚本草謂鱻卽是鰻集韻則謂鱻卽是鱓鰻與鱓人多不食今猶古也

孔子墓有楷樹人皆知之周公墓有模樹人多不知也然未不知今尚存否　皇覽又謂孔墓有毚檀之樹